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彥火

《從地球到火星》掀起科幻熱

鄭文光一直強調科幻作品應該重視文學性。作為專職科普工作者的他，發現少年時對枯燥的科學知識不感興趣，因此，他忽發奇想，決意把謎一樣的天文學和詩一般的文學交融在一起。

倪匡曾說過，寫小說首先要好看，把科幻作品寫得好看，正是鄭文光所刻意追求的。

其時國外新型的科幻小說還沒有進中國，甚至連科幻小說是什麼，大家也不大了了。

鄭文光迎難而上，創作了第一篇科幻小說《從地球到火星》，這也是中國內地的第一篇科幻小說。一九五四年，鄭文光在《中國少年報》上發表了新中國第一篇科幻小說《從地球到火星》，掀起了中國科幻第一次高潮。

《從地球到火星》是一個短篇，講的是三個中國少年渴望宇航探險，偷開出一隻飛船前往火星的故事。

雖然篇幅不長，情節也不複雜，但卻是新中國第一部人物、情節俱全的科幻小說。

鄭文光更沒想到，這篇作品在《中國少年報》刊出之後，竟引發了北京地區火星觀測熱潮，人們在建國門的古觀象台上排起長龍看火星。

鄭文光被這一現象所感動了，此後，創作科幻小說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鄭文光隨後又發表了幾個短篇，一九五七年發表的《火星建設者》更獲莫斯科世界青年聯歡節大獎，是中國第一篇獲國際大獎的科幻小說。

《火星建設者》採用了當時科幻文學作品中少有的悲劇寫法，講的是在共產主義大同世界裡，人類開始在火星上建設基地，雖然幾經艱苦奮鬥，仍然由於當地細菌的侵染而功虧一簣。

鄭文光認為：「科學幻想小說是源自古老的幻想小說（如中國的《封神演義》、《西遊記》，外國的《一千零一夜》、《格列佛遊記》等），它的主要特徵是用浪漫主義手法，透過科學幻想這面折光鏡去反映人生。」

他指出：「優秀的科幻小說往往相當深刻地闡述了一種生活的哲理，給人以完美的藝術上的享受。當然，因為它涉及到當代科學發展的趨向，它也具有一定的科學啟發性。」

他表示：「有些科幻小說甚至是科學發明的前導。如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太陽帆船》發表不久，美國空航局就着手對太陽風的利用問題進行研究。科幻小說在啟迪智慧，促進科學思維，傳播科學的人生觀和宇宙等方面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以上鄭文光一番話，展示了中國科幻小說發展的路向，而鄭文光一生正朝着這一方向努力耕耘。

（《科幻之父——鄭文光》之二）

天言知玄 楊天命

聰明人的負擔

天命近日閱讀一些有關高智商決策的文章，讀到一些頗為有趣的觀點。我們往往以為，愈是聰明的人，似乎愈是少煩惱，實際上卻並非如此。實際上，高智商的人，可能會有一些額外的煩心事。

為何會如此呢？原因或許有很多，例如，高智商並不等於必定擁有明智的決策，因為高智商的人傾向於運用直覺作出判斷。此外，各個階層都存在偏見和知識盲點，而高智商的人，同樣有可能會受到誤導。而研究亦顯示，高智商的人更容易感到焦慮，而且對這個世界的缺點看得更加清楚，也更有可能會為別人的愚蠢而感到憤怒。

實際上，無論是聰明與否，對於某個事件是否感到焦慮，也許都與「我們有多了解此事」有關。我們常常說，稚嫩的孩童無憂無慮，但這未必是因為他們特別豁達，而是因為他們對世事不了解，也不了解潛在的危機，自然不會有焦慮感。

但是否代表焦慮的人就一定是聰明呢？天命認為也不一定，皆因若真能聰明、通達至了解一切，其實應該不會焦慮，因為若他了解一切，那麼就包括了解「當最壞情況發生時，應如何應對」。相反，若是對世事只了解其中某一部分，則會對未知之事充滿猜疑、顧慮，繼而引發焦慮。

那麼如何才能從容面對焦慮呢？顯然，這並非易事，但天命也不妨在此獻計。首先可以從自己內心出發，通過冥想、靜觀一類的練習，令自己減少焦慮。此外，亦可多與朋友傾訴，或是通過專業人士的幫忙，為自己增加對事物的認識，以免被未知所嚇倒。例如，常常有人因不了解「太歲」而恐懼，則應請教對玄學有研究的人士；若是對身體狀況過度焦慮，則應該多多請教醫生的意見，以免自己胡亂猜疑。

畢竟，真正的智慧，應是能令人達到「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豁達心境。

水過留痕 少爺兵

羅艷卿活得豁達

與演藝圈朋友在某商場同行，朋友突然揮手跟站在不遠處的一位女士打招呼，筆者問友人：「那位女士是誰？有幾分面熟。」友人微笑着說：「她是卿姐呀！羅艷卿！」筆者從事娛樂記者工作多年，從未見過卿姐本尊，只記得小時候在電視上看粵語長片，首次看到卿姐和任姐（已故粵劇名伶任劍輝）合演，卿姐所飾演的角色扮相很漂亮，演技討好，所以筆者至今仍頗有印象。

對香港觀眾而言，較為熟悉的粵劇女名伶是任姐、仙姐（白雪仙）、芳艷芬等等，而卿姐退出演藝界數十年，又少有在公眾面前亮相，認識她的年輕一代自然極少；但提起卿姐，友人說：「認識卿姐時是她和馮寶寶演出電視劇《追族》，卿姐為人性格樂觀，待人和善，對我們這些幕後的無名小伙子照顧有加，經常請大家吃下午茶，我們問卿姐是否很有錢，圈中富婆？卿姐就笑笑口表示：『剛剛夠使啦！』因為在電視台工作，我們看過很多卿姐演出的時裝片和古裝片，覺得卿姐當年的時裝衣着性感又前衛，跟梨園中人的較保守衣着頗有分別，所以卿姐有美艷親王之稱，被譽為最有女人味的女星。跟卿姐聊天，都會被她豁達樂觀的性格所感染，心情也變得愉快的。」

卿姐透露自己是二戰後首位演出電影的女演員（香港），她說：「當年一部戲我拿到一千五百元的片酬，之後片商都給我加片酬至三千多元，待遇收入相當不俗，我還有能力照顧到家人，認識到很多朋友，我是演藝圈幸運的一個。」卿姐還將人生的經歷告訴她，過去了的事情不管是苦是甜，都要懂得放下，完全將「它」畫上休止符，如果思維過於執着或偏頗，對自己的人生身心只會是無窮無盡的一種折磨，她不會選擇。

爽姐私語 林爽兒

葉教授的茶事業

我有個朋友很多人都認識，是茶葉教授葉惠民，他搞茶，研究茶，以茶為生！不過我常常說他「搞家」，沒事找事做，不過近年當他的「搞家」勁又來時，忽然決定把香港的所有包括茶園、茶藝中心全部轉回到內地，決定在內地興建茶園、茶坊、茶學校，響應了國家的號召，在大灣區開展他的茶文化園區。目前正在進行得如火如荼，而且有很大部分已經就緒，目前除了茶文化園區、茶文化書院、茶藝中心，他更在招收會員，希望大家能把視線轉移到大灣區，同時他還在建房子，他確定要在惠州生活了！

最初我指他傻，「搞家」性格不改，好多年前，他說要幫年輕人實現理想，決定要搞一個文化中心，幫那些有點天分、希望在音樂表演方面發展，他於是租了地方，招攬了一些年輕人，訓練他們，幫他們找出路。他自掏腰包，把僅有的錢都投放在一個又一個的他認為可造之材身上！

當時我算是一直在旁邊看着他把精力投放到一個又一個的年輕人身上，我在旁邊算是協助一下，不過我並不太贊同他的做法，我常常說他「貼錢買難受」，說他把家當都賣了，把那些年輕人當自己仔女般支持，卻又因為一個人力量有限，常常見他把「寶貝」（珍貴茶葉）的東西拿去換錢，我看着便覺心痛，然而他堅決執着，我們怎麼勸說也沒有用。如此艱難地搞了大概十年吧！我在旁邊看着一個又一個，一批又一批，來了又去，看着他賣了又賣他的家當，結果那些年輕人卻一個又一個地離去。

看着他又回復「正常」，重回到他的茶坊去。誰不知才沒過一陣，他又「身痕」了，因為他在新界的一個大茶園政府要收回，而內地正積極準備開展大灣區藍圖發展，他又開始他的「茶夢」，準備向內地進軍。其實他在內地有過一個茶園，是近年當地政府要收回，他無奈地把茶園交回。幸運地遇上了國家發展大灣區，他一個轉身，又決定回去再重新開始！經過這幾年的拚搏，那死不服輸的精神，幾經辛苦終於讓他拚上去了！當然他也需要大家的支持，他希望朋友們予以支持和參與！在今日的節骨眼上，更是個好時機，今天的香港令我們感到失望、傷心，我們在找出路的時候，葉教授的茶文化中心是我們紓壓的好地方！希望大家都去看看！去支持！去減壓！

■葉教授的茶文化在大灣區開展了！ 作者提供

百家廊 雪櫻

你們看看母校，我再看看你們

「畢業季，我們不說再見！」還未進入6月，我就被朋友圈裡一波又一波的畢業季「合奏樂章」所包圍，論文答辯（或畢業考試）、拍攝照片、集體聚餐，形式各有不同，相同的是放緩腳步，盡情享受最後的美好時光。

我住在某高校家屬宿舍，又擔任數所學校的校外輔導員和思想政治教育指導老師，見證很多學生的成長和進步，也與他們並肩走過一段校園路。今年夏天小學畢業的冰果同學，是個多才多藝、奇思妙想的小男生，我看過他寫的穿越小說，欣賞過他創作的詩詞，也聆聽過他的現場主持，他曾跟隨爺爺奶奶參加央視《朗讀者II》讀者見面會，與主持人董卿對話，落落大方。讓我沒想到的是，即將離開母校時他的心緒，竟是那般珍重，湧動着讓人落淚的感動之情。拍攝畢業照和畢業微電影那天，冰果在日記中寫道：

「截至今日，我來到這個班級已然5年8個月零4天，根據中國男性平均壽命74歲來計算，5年佔了人一生的十五分之一，這在漫長的一生中並不算很長，然而，我們在這裡汲取的營養，獲得的知識卻將永不泯滅。

時間可以抹去一切，卻永遠不會抹去同學與師生的情誼。雖然留給小學的時間不多了，但畢業的氣氛已經悄然來臨。人生剩下的旅程中，我將永遠不會忘記每一位老師和同學，以及這接近6年的快樂時光。

最後，感謝我的班主任季老師以及每一位6年來曾教過我們的老師，感謝每一位同學，是你們，讓我得以快樂地度過了前面的6年。感謝。畢業季，我們永不說再見！」

幾天後，冰果主持了小學最後一次升國旗儀式，他又寫道：「我明白了我們的友誼，不會因為時光的消逝而散去，不會因為任何的阻隔而凋零。」沒有人願意離別，面對人生第一次畢業，冰果的內心儼然也在經歷着一場別開生面的劇烈鬥爭，是「彼得潘」的不想長大，是「柯希莫」的孤獨惆悵，是「小王子」的純真夢想……也許，這些都不是，只是在茫茫四野，走着走着，被迎頭棒喝的一聲「結束了」所驚醒，就像一場滑稽電影的結束，他還沒切換過來，不捨得老師、同學、校園的深深眷戀久久徘徊。

從心理學角度分析，離別是精神的二次發育，畢業是心靈的有序出走。「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其實，曹雪芹借「大觀園」裡的青春王國，早就為我們舉了牌子，做出提醒和警示。但是，回到現實中，畢業季總會歡樂伴着淚水，淚水牽絆留戀，成為一年一度的精神盛宴。就在我寫這篇文章時，大四的慶金正在外面與同學聚餐。他在校期間，曾擔任過校報記者團的團長，擁有很強的文字功底和組織能力。回顧在海棠路5001號（學校門牌號）的4年，他記憶最深的兩件事，一件是每年冬至班級組織包水餃活動、求學4年，包了4次水餃，此後每年包水餃都會有新的面孔參與進來，「最冷的天裡，吃着我們自己包的水餃，真的非常溫暖。」另一件是每年6月份畢業生座談會。「我參加過兩年的畢業生座談會，每次座談結束當大家合影的時候，我注意到老師和畢業生臉上的笑容有一點僵硬，有一點勉強。成年人的世界裡最多的就是離別，可這次離開以後，這裡只能被稱作『母校』了。」說到這裡，他的眼睛裡分明有淚花閃爍、晶瑩、透明，又輕盈，陽光下，綻出白色的光，一束一束，明明滅滅。

畢業季，繞不開的話題是愛情。我認識4年的學暉，工程機械專業，考上了河北工程大學。很多人面臨的畢業季「兩難選擇」—愛情升學之間，他早已給出了答案。戀愛3年，女友於去年畢業，回老家工作。他們約定，「她工作，我讀研，不出意外，研一定親。」聽到這裡，我窮追不捨繼續問下去，他笑着說：「這個問題就說到這裡吧。」我哈哈一笑，送上深深祝福。

「風雨並肩處，記得歲歲看花人。」如果說經歷畢業季，是一種情感分離的痛苦和昇華，那麼目睹畢業季則是一種靈魂深處的滌蕩和清潔。十年前，沒有微信、抖音，我記得畢業生在宿舍走廊裡用租來的煤氣罐做一頓大餐，西紅柿炒蛋、炒辣子雞、紅燒排骨、海米冬瓜等等，用搪瓷缸子盛着，油煙在走廊裡狼狽亂竄，路過時能嗆出眼淚。他們痛飲痛聊，喝個一醉方休，深夜裡傳出的跑調歌聲，「睡在我上鋪的兄弟，那些日子裡你總說起的女孩……」不知多少人聽了，淚水在眼眶裡打轉。第二天，宿舍門口，北冰洋啤酒瓶子摞成小山，「乒乒乓乓」，碰撞出更加傷感的聲音，各種碗筷橫七豎八，宿管阿姨匆匆走過，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

十年後，今天的畢業聚餐，包廂、自助、燒烤、西點，自主選擇，而畢業儀式也是更加多元。花樣畢業照、畢業音樂會、為母校寫信，在琳瑯滿目的畢業季活動中，長清大學城山東交通學院跳蚤市場上，一場用舊物換紀念品的互動活動十分熱鬧，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本本或泛黃或半舊的文學書籍、帶着青春年輪的結他、移動硬盤、小桌子、綠植……很多畢業生過來換物，還有的正在諮詢紀念品，憑借舊物打折抵部分現金，便能以最低價格帶走自己喜歡的紀念品，筆筒、紀念章、帆布包、明信片、記憶門牌等。既然記憶帶不走，那就讓這些帶有學校烙印的物件跟隨自己，踏上新的征程。

換物活動的發起者是金龍。2年前，結識金龍，他還是剛走出校門的畢業生。他是個有想法、有闖勁的創業青年，在校期間創辦了濟南羽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匠心打造「印象交院」文創品牌。他和小夥伴不只是為了賺錢，更多的是弘揚高校文化，打造莘莘學子的記憶港灣，「最難忘記的是記憶，最難割捨的是母校。學校是『印象交院』生根發芽的母港，我們有很深的感情。即使畢業了，我們作為創業團隊應該感恩母親，回饋母校。」以物換物，交換的是情感，留下的是綿長的記憶。每一件舊物都有故事，目光拂過之際，它們彷彿在開口講述昨日的時光，我從中品咂出一點苦，一點酸，一點甜，那是青春的味道。

離開了，才是母校；畢業了，才是開始。離校的那一天，很多同學都選擇天不亮，悄悄離開，待坐上火車，發條微信，然後，很長時間內再也不敢看手機，生怕自己的眼淚滑落出來。

他們看看母校，我再看看他們，所謂的「看看」，不過是離別時分，把心中的眷戀唱成一首青春驪歌。此刻，我想起鹿橋小說《未央歌》中的一段話，「這個看來竟像個起頭，不像個結束。不見這些學生漸漸都畢業，分散到社會上去了麼？他們今日愛校，明日愛人，今日是盡心為校風，明日協力為國譽，我們只消靜觀就是了。」轉身回望的瞬間，那些叫我「學姐」的人，不見了，一聲嘆息。

路地觀察 湯禎兆

如想做潮媽

趙麗如新書出爐，太太在工作場合認識她。想必大家也記得她曾是新聞主播，有了孩子後退出幕前，到浸大執教，現在會於媒體上分享親子見聞。

她的專欄尤其不同，沒有太多說教，只是分享所見所聞，非常貼地。現在管教孩子，針對的不只是管教的問題，我最喜歡看她分享在這個科技世代之下的應對方法—孩子在社交媒體、互聯網上的種種經歷，都影響着孩子的行為模式。她在剛剛的書展，推出新書《如想做潮媽》，結集了一系列的專欄文章成書。

所謂潮媽，不單是緊貼自己要跟的潮流，甚至要緊貼孩子的潮流。十一歲可以做YouTuber，八歲可以看抖音，六歲已經可以和朋友傳短訊。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科技世代，她曾提到家長會代子女覆Whatsapp，也有家長會把家長群的消息亂告訴小孩，這些都是我們不能想像的。但看來父母怎樣處理社交媒體，的確是要慢慢學習的課題。

她笑言如今也開了Instagram拉近和孩子的距離。很多此類分享，或許你也聽其他家長或專欄名人分享，但是相信我，若你認識趙麗如，你會在她身上看見不一樣的敘述。我們常開玩笑說，她應該做一個親子棟篤笑，她同時擁有引起共鳴及講笑話的能力。未能親自聽她分享，看書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趙麗如亦分享了三個孩子的生理問題——大女兒曾有胎痣在臉上，孖仔又在肚中確診雙胎輸血症，差點要犧牲一位。孩子的問題，由懷胎至出世，由嬰兒到上學，各有不同難題。讀着她的經歷，深感為母則強，漫漫長路，希望潮媽繼續多多分享，讓我們更貼地，追上孩子的App和上網習慣！孩子要交流，我們家長們也要多交流！

鵬情萬里 趙鵬飛

鄉音難辨

從前看武俠小說，最好奇的莫過於所有的劍客俠士武林高手，在完成一場刀光劍影的比武或是打鬥之後，甚少有描述其擦洗刀劍再入鞘的細節。或許作者們都覺得這等瑣事，實在與塑造大俠們出塵脫逸的丰姿無關。工欲善其事尚且先利其器，何況是要行走江湖的人。冷兵器時代，武者揚名立萬，手上仰仗的武器，常常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譬如倚天劍屠龍刀，再譬如關二爺的青龍偃月刀。似這等削鐵如泥的利器，每出鞘必沾染血跡，倘若不拾掇乾淨就隨身佩戴，不是氣味難聞，也會終日招致一群綠頭大蒼蠅圍繞在鞍前馬後，着實大煞風景，有失大俠風度。

後來看穿越小說，又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念頭在腦袋裡盤旋：現代人穿越到古代，到底是如何做到跟舊時的人無縫對接進行交流？熟悉史書了解史實，並不能解決交流溝通上的障礙。畢竟，語言才是最基本的溝通工具。即便是同一個地區的人，相隔百年，方言上的差異和詞性上的變化，很大可能會出現雞同鴨講的尷尬。但書中的男女主角，往往初見即對談自如，毫無語言問題，這一點對於穿越小說而言，無疑是一大硬傷。

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不說遠的，就以組成東莞市的三十二個鎮街為例，乍一聽都說的是粵語，再一聽厚街話、沙田話、莞城話、中堂話、橋頭話、樟木頭話、橫瀝話……音調、詞義各有不同，不僅實難區分箇中差別，反倒混淆了正確發言。以致於我一直懷疑，自己直到今天粵語說得不過關，可能跟在東莞住過幾年有關。再放眼整個廣東省，潮州人、客家人、廣府人，各自的方言都自成一體，彼此之間也都很難掌握對方的語言。

聽廣東的朋友說過一段野史。翁同龢當年將學富五車的康有為，引薦給迫切希望變法圖強的光緒皇帝。按說這兩個人，一個滿腹經綸神采飛揚，一個禮賢下士求賢若渴，本該相見恨晚秉燭長談，結果這次會面十分鐘左右就草草了事。志在必得的康有為，也只得了一個六品小官銜。好事者究其原因，原來康有為是廣東南海人，光緒皇帝實在聽不懂他那一口難懂的廣東話。另一位同出自廣東的大家張九齡，際遇就好多了。

張九齡是韶關曲江人，學識、才能、風度都堪稱當世一流。韶關地處粵北，日常的方言也是粵語，那為何坐在關中長安的唐玄宗李隆基，卻能和張九齡談笑風生？這其實跟張九齡的家世有關。張九齡的曾祖父、祖父、父親，一直都在廣東為官，官職都不算大，但對朝廷法度禮儀方面知識的通曉，顯然要比一般家庭豐富得多。正是在這樣氛圍熏陶之下，雖然母語是粵語，但張九齡的官話必定說得很流利。也因此，後世評價張九齡，不僅說他是開元盛世中的最後一位明相，他也是整個唐朝，唯一出自嶺南的宰相。可見，對於文人而言，語言之利，不遜色於武者手中的利器。

在我們中國人的習俗裡，初次認識的人，通常都會問一句，你是哪裡人？在香港，大家初相識，也常常會問一句，你鄉下哪裡？在廣州的時候，每每被問到哪裡人，一般遇到粵西的人，就說自己來自韶關的，遇到粵北的，就說鄉下是湛江徐聞。我的一口鹹淡不均發音雜亂的粵語，竟也屢試不爽。

有一次公司新來一個保潔阿姨，遠遠見到我，就熱情地過來打招呼，按照慣例問我哪裡人氏？我隨口便答了一句，韶關。她一聽立刻來了興趣，我也是韶關人，你是韶關哪裡？完蛋了，遇到真的韶關人。我只好硬着頭皮說，韶關樂昌。誰知她更激動了，我也是樂昌人，你是樂昌哪裡？梅花。我是九峰的！彷彿是他鄉遇故知，這位滿臉風霜的阿姨頓時扔下手中的掃帚，緊緊抓住了我的手。

還好，之前採訪去過樂昌多次，且恰好去過梅花鎮。九峰鎮離得不遠。

自此之後，只要見到我回公司，這位阿姨總會上來招呼幾句。有時也聊聊家鄉的閒聞趣語，有時也說說家計艱難。有一日，見我不甚忙碌，她又找我嘮叨了半天家事。她的長女嫁到潮汕，已經生了兩個女兒還未有男丁，婆家十分不悅，話愈說愈難聽。女兒如今又懷孕了，她天天提心吊膽，擔心再生又是女……阿姨正說得傷心，有同事路過不忍多嘴了一句：阿姨，你的樂昌白話，他聽得懂嗎？

阿姨頭也不抬，就答了一句，我們是樂昌老鄉。

嗚呼哀哉，鄉音難辨，天下人的悲歡離合亦是沒有地域之分。